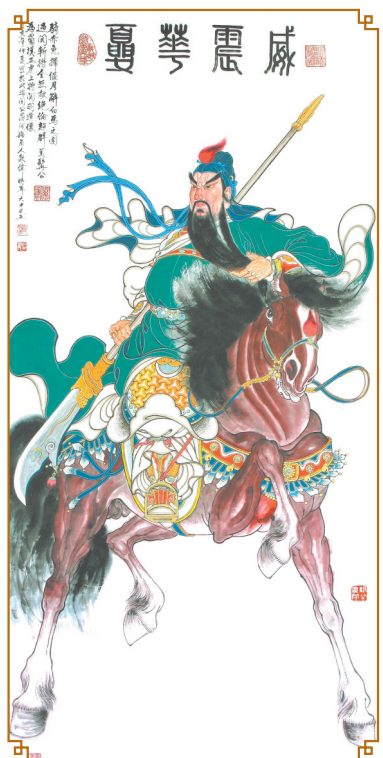


文史考辨

# 关公被尊称“关夫子”的渊源

前几日,随同解州关帝庙同仁一行,对河南洛阳、许昌等地《关公信俗》寻访调研。当来到当年许昌曹魏古城中心文庙东侧、基本格局为“一宅分两院”的关宅(又称许昌春秋楼),穿过山门、钟鼓楼、春秋楼、关圣殿等外院,走进相传为曹操赐封给关公的挂印封金堂、水榭、问安亭、甘糜二后宫等内院。

在这里,深情地叩拜了秉烛达旦、夜读春秋的“关夫子”。夫子,本指旧时对学者或老师的尊称。关公喜读春秋,践行儒家思想,尊称其为“夫子”。关公被称为“夫子”,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关羽像

神圣”等巨幅匾额及碑刻。

## 关公行为举止,营造了尊称“关夫子”的浓厚氛围

关公允文允武,智勇双全,有诸多的典故和传说。《三国志·蜀书》中写道,关公与周瑜、曹操等人常有书信来往,言谈举止不凡被世人认可。曹操被称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之一,他不仅特别赏识关公的“忠义”,还十分爱戴关公的“才华”。《三国志·吴书》还记载,周瑜自幼刻苦读书,才华横溢,是绝对的学霸,关公能和这两人无障碍语言交流,文化功底应该不相上下。

史书又记载,曹操因刘备不中他的“二虎竞食之计”,使出“驱虎吞狼之策”,借天子诏书要刘备讨伐袁术。刘备虽知是计,但“王命不可违也”,准备出征时要留人守徐州。关公说:“弟愿守此城。”刘备说:“吾早晚欲与你议事,岂可相离。”可见刘备常常与关公“议事”,听其所知,取其所见。

关公被曹操围在土山,好友张辽前去劝降,关公思虑后听其劝“降汉不降曹”。降将,这在汉代以前是为人所不齿的,尤其对于一个烈性汉子而言,这比死还要难受。关公之所以能作出这样艰难的选择,就是要保存有生力量,保护二位皇嫂,以图东山再起,以谋匡扶汉室。

关公辞别曹营后,曹操采纳张辽之计,追至灞陵桥前,假借为关公告别敬酒、赠送锦袍,欲趁其下马受礼之时将其擒获。但关公恐其有诈,将计就计,灞陵挑袍,并不下马,使曹操诡计落空,无可奈何,只能举目相送。

关公千里走单骑寻兄路上,凭勇气、靠智谋,将计就计,过关斩将,终于回到刘备身边。尤其是在古城相会前斩杀蔡阳时,更是灵机一动,“用计”转移对方注意力,迅速取胜。

关公单刀赴会时,青巾绿袍,稳坐船头,身边周仓捧着大刀。离开

时,关公假装醉酒,扯着鲁肃为人质,安安全全到江边,众吴兵目瞪口呆看着关公登船“乘风而去”,却不敢出手。此举可谓儒雅之极、机智之极、超然之极!

关公镇守荆州挂帅出征战曹兵时,面对曹仁是有名的将领,于禁是水军都督,曹操派他俩带领七支约三万余人的精锐兵将,再加上抬着棺材上阵的猛将庞德,真可谓精兵强将敢死队!关公用智放水淹七军,曹军全军覆没,统帅于禁被擒,庞德被斩。关公施智“水淹七军”,吓得曹操“欲迁都以避之”。

## 关公文化素养,夯实了尊称“关夫子”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中,有这样一段关公辞曹时与张辽的对话:“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

在河南许昌灞陵桥东侧,有块明代立石的《关王辞曹操之图》碑刻。碑刻下部雕刻有关公灞陵桥挑袍时的场景,上部刻有《关王辞曹书》完整文字,其文曰:“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之上,普照四方;心在人之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某受降之日有言:主亡则辅,主存则归。新受曹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之耗,某已知,望形立,相觅迹。求功,刺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厚恩满有所报。每留所赐之资,尽在府库封藏。伏望、台慈、照鉴、俯垂。关某顿首再拜,丞相俯下。”从关公辞曹百余字的寥寥数语中,我们应当肯定和敬佩关公的“文化素养”。

在运城关王庙、湖北当阳关陵等地,置有这样一尊碑刻,上书:“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相传,关公曾教导关平说:“凡将者,只好武,不识文,愚者也。”并以“四好”教子垂训,因而“四好”碑又称“四好”遗训碑、“四好”箴言碑。

在河南许昌春秋楼、河北涿州楼桑庙等地,还置有一尊《关帝诗竹》画碑。《关帝诗竹》又叫《关公风雨竹画》,该画竹叶竟组成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自成。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

据《关帝圣君圣迹图志》记载,关帝竹诗碑刻,最早于明宣德年间在徐州铁佛寺地下挖得。虽然传说此画为当年关公在许昌春秋楼所作,但无确凿史料可考。198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是将《关公风雨竹画》作为中国竹画的鼻祖收录进去。

《关公风雨竹画》以其“竹叶藏诗,借诗言志,托物寄情,寓意巧妙”而名传千古,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书画同源、诗画相通的艺术价值。此作不仅可使关公所画之竹标新立异,亦让关公自身文化素养与功底,跻身于名人诗家之行列。

关公文化功底,虽然正史《三国志》中没有介绍,但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中作了评价:“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可以说,关公自身的文化素养为后世的关公文化形成与繁衍,奠定了根基,注入了灵魂。关公,不仅仅是历史浪潮中造就出来的一位武艺绝伦、威震华夏的武将、战神,更是一名百姓膜拜、帝王尊奉的夫子、圣人。

文史漫步

## 历史的偶然

□鲁人

生活中有些偶然发生的事,常会在历史中凝结成一座里程碑,或矗立成令人仰视的高峰。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偶患小恙,因粗通医术,见大夫开的药方中有味“龙骨”从未听闻过。他就让家人拿来药包,翻出一些捣碎的药,发现所谓“龙骨”原来是些龟甲兽骨。这时,他在一片拇指大的“龙骨”上,发现有清晰的奇异字符。凭着雄厚的金石学功底,他立刻意识到这些“龙骨”绝非寻常之物,急命仆人赶回药铺将“龙骨”都买来。奈何买回的“龙骨”皆已捣碎。翌日,王懿荣亲赴药铺,请掌柜的帮忙收购“龙骨”。后来,山东的一位古董商人送来了12片大甲骨。王懿荣以2两银子一片的高价购入。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的消息传开后,古董商纷纷送来自己收集的甲骨,仅一年,王懿荣得甲骨达1500片。王懿荣通过查阅史料典籍,最终确认这些甲骨上的字为殷商时期的文字。也因为他首次发现甲骨文,才有了后来专业的挖掘、收集和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使殷商至春秋的历史有了文字佐证。

在欧洲,巴赫音乐的重新被发现与甲骨文的发现如出一辙。

二十年前,德国评选出德国历史上十位最伟大的人物,巴赫即名列其中。巴赫生前是一位宫廷乐师,创作作品逾千。他去世后却人无声息,作品蒙尘。直到八十年后,浪漫派音乐大师门德尔松偶然到肉铺买香肠,回家后发现香肠包装纸竟是一张异常精妙的乐谱,他立刻跑回肉铺买下了所有的包装纸。经过其整理,重现了一部长达近三个小时的乐曲,这便是巴赫最著名的《马太受难曲》。之后,二十岁的门德尔松组织了这首乐曲的首演,并亲自担任指挥。巴赫的名字由此传扬开来。

(《今晚报》)

文史拾零

## 虚幻与真实相间的《山海经》

□李晓杰

将已知的地理知识与想象的地理环境编织在一起,从而展现一个拟构的广大空间,是早期人类经常采用的一种做法,《山海经》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奇书。3万多字的篇幅,涉及地理、神话、历史、宗教、动物、植物、矿产、医药等诸多种类。全书共十八卷,包括《山经》与《海经》两个系统。《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主要记述海内外各方的山川物产与神怪祭祀等,共涉及447座山脉,258条水道湖泽,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书。《海经》则主要记录海内外各地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等。其中有些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之肠”“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等,在后世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山海经》大体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对于《山海经》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自古及今,人们的判断并不一致。在唐代及其以前,书中的内容包括山川、怪物都被认为是可信的。《隋书·经籍志》即将其归为史部地理类,可见一斑。明清以降,《山海经》的可信度逐渐降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为子部小说家类,近代学者将其列入“古之巫书”之列。其实,《山海经》保留了不少上古时期可资利用的宝贵史料,尤其是《山经》中的地理记载颇为平实雅正,堪称一部地理书,足资研究之用。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动植物及医药等方面的信息,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为不根之谈,贸然加以否定。从近年所出土的各类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来看,其中有些记载可与《山海经》相互印证。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山海经》的文本形式。今天我们看到《山海经》中大量的附图,是最初即已存在,还是后世绘制添加,至今在学界仍有很大争议。最新的研究依据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数学类著作中大都配有附图的情况,从而论定最初的《山海经》应该是一部带图的综合性图书。

(《光明日报》)

□关新刚

## 关公受封赐爵,载明了尊称“关夫子”的历史依据

关公夜读春秋,喜读春秋,《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写周瑜死后,鲁肃接任,吕蒙对鲁肃说过这样一段话:“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

关公读的《左传》,也就是《左氏春秋传》,最为重要的是这句“讽诵略皆上口”。“讽诵”本指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地朗读或背诵。“皆上口”的意思就是顺口而出。也就是说关公对《左传》很熟悉,甚而可以背诵。除此之外,“略”是指简明扼要的分析总结,也就是说关公不仅会背,还能总结出大意。从上述记载中,我们看到了关公读《春秋》,竟然能获得对立方吕蒙和鲁肃的首肯和认可,足以说明关公的文化功底令人折服。

《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史书,儒家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之一,历代儒家学子的重要研习史书和经世致用的必修科目,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善读它,至少应是一名学识匪浅的儒将了。

关公喜读《春秋》,为家风使然。关公祖父是个治学深厚的人,曾为训蒙之师,“冲穆好道,常以《春秋》《易》训其子”。关公出身,正如《三国志平话》所述,应该是读书人出身的文人世家。

皇帝敕封,既要经礼部提前研判,又要顺应时代,博得民心,因而清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尊封关公为“夫子”,与孔夫子并称。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又封关公为“山西关夫子”,与孔夫子同尊。清代雍乾时期,“关夫子”称谓最为昌盛和流行。

解州关帝庙西门,矗立有一通清代乾隆二十七年岁次壬午仲夏月,时任解州州守言如泗所立的“关夫子故里”石碑。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关帝庙多置有“山西夫子”“山西